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五十六回 自安張公會夜宿三站兒

卻說鮑自安大喜道：“有個主意。”眾人道：“有何主見？”鮑自安道：“即掛皇榜考取天下才女，而天下進京者自然不少，我等進京亦無查考了。以應考為名，得便將奸讒殺他幾個，以為進見之功；況狄公現在京中，叫他作個引進，我等出頭則不難了！”眾人道：“我等一去，家眷、物件怎樣安排？”鮑自安道：“口說無憑，拿一張紅全簡，駱大爺執筆。我等相好者，盡皆在此，願去之人，書名於簡，亦立出一個首領來，听他調遣。同心合意，方可前去；若不同心，則其事不行，皆因不一耳！”看官，這些人皆當世之英雄，生於荒淫之朝，不敢出頭，無奈埋沒於林下，豈昔真是圖財之輩耳！今日一舉，各自顯姓揚名。正是有詩為證：埋沒英雄在綠林，祇因朝政不相平。

今朝一旦揚名姓，管教竹帛顯威名。

卻說駱宏勛執筆在手，鋪下紅簡，尊鮑自安為首，寫道：鮑福、花振芳、胡璉、胡理、巴龍、巴虎、巴彪、巴豹、巴仁、巴義、巴禮、巴智、巴信、任正千、徐苓、駱賓侯、濮裏雲、濮行雲。

駱宏勛將在坐之人寫完。鮑自安道：“還有一位忠義之人余大叔同行，不書名簡上麼？”眾人道：“正是！”駱宏勛又寫上“余謙”，其簡上十九位英雄。書畢之後，鮑自安道：“凡書名於紙上，皆是忠義之人也。逢有患難，俱要同心解救，勿要畏縮而不前！”眾人道：“那個自然。”鮑自安道：“將纔花振芳的報子道，皇榜於八月十五日考試。我等初間即到，方纔不慌迫。此刻已是七月二十五日了，各自回家，將細軟物件打起包裹，桌椅條臺並不值錢的粗物，仍封鎖家中，連家眷一並進京，各寨嘍羅，但願隨去而慕功名者，叫他跟隨前去，不願去者，每人與他百金，各去為農商，也是跟隨一場。”又道：“此去，潼關必得一人先為把守方妥。”眾人道：“老師，潼關防備正是須得一英雄先去，望老師量材點用。差那個，那個就前去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此大任，非胡二弟不可！我等也許不赴長安。女眷中有武藝者進京，無武藝者不可前去，都交付胡二弟帶赴潼關等候，包裹行李連寨內願隨嘍兵，亦先赴潼關。胡大弟亦在潼關等候，俟我等進京得手反出來時，你可向前抵擋一陣，我們等待稍歇。”胡璉兄弟二人一一領命。鮑自安道：“再煩駱宏勛大爺將進京並留潼關女將，亦要開出名來。”駱宏勛又提筆書名，寫道：花奶奶、胡大娘、巴大娘、巴二娘、巴三娘、巴四娘、巴五娘、巴六娘、巴七娘、巴八娘、巴九娘、鮑姑娘、花姑娘、胡姑娘。進京者共十四位。又舉筆開寫留潼關者，寫道：駱太太、徐大娘、修素娘、桂小姐。一共四位。

商議已定。次日，各自回家收拾物件，開發寨內嘍兵。鮑自安亦著人自濟南碼頭上，將所帶來百十人喚來，公用調遣。未有五七日，各寨之人俱至老寨聚齊，計胡家帶嘍兵六百人，巴氏九寨共帶兩千一百餘人，花家寨願隨去七百餘人，共計嘍兵三千四百餘人。定於八月初三日起身。鮑自安道：“我等許多人口，許多車輛，不可同日起身。嘍兵中揀選干辦者數人，跟我們進京，趕車喂馬，餘者各把盤費，令他分開行走，在潼關聚齊，莫要路上令人犯疑。”眾人深服其言。及至初三日前後，不日起身，奔京的奔京，赴潼關的赴潼關，一行人眾，紛紛不一。這正是：各寨英雄離虎穴，一群好漢出龍潭。

鮑自安等在路非止一日。那日到了長安，進了城，祇見長安城內人煙湊集，好不熱鬧，天下也不知來了多少男女！眾人行到皇城，纔待舉步進城，門兵攔住道：“什麼人，望裏亂走？”鮑自安道：“我等是送女兒來考的，欲尋歇店。”門兵道：“尋歇店在城外尋，此乃內皇城也，豈有歇店麼？你既來應考的，現成公會，房屋又大，又有米食，不要你備辦，豈不省你盤費！反要自尋飯店，真是個痴子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我等外地人不曉得，望從中指教。”門兵用手一指道：“那兩頭兩個過街牌樓當中，那個大門不是公會麼！你到門前，說是來應考的，就有人照應。”鮑自安道聲：“多謝指教。”領了眾人倒回來至牌樓，舉目一看：大門上懸了一個金字大匾，上寫“公會”二字。鮑自安道：“你們門外站立，待我進去。”

將入大門，祇見門裏立一張大條桌，上放著一本號簿，靠裏邊坐著兩個人，見鮑自安走進，忙問道：“尋誰？”鮑自安道：“借問一聲，這是公會麼？我們是送女兒來應考的。”那二人道：“你既是送考人，還有同伴來否？”鮑自安道：“卻還有人，亦係至戚，祇算得一起。”那人道：“報名上來。”鮑自安自想道：“我兩人之名無人不曉，若說真名姓，不大穩便，須要混他娘的頭！”乃答道：“我姓包名裏，字高象，金陵建康人氏；那個係我妻弟，姓化名善，字動惡，山東濟南府人氏。那個係我一同相隨到此。”那兩個人寫了個“孔曾嚴華”的個“華”字。鮑自安道：“不是這個字，他是化三千的‘化’字。”那人連忙改過。花振芳在外暗罵道：“老奴才最會搗鬼，他自己弄出半個，將我弄掉半截。”那個人又問道：“幾位應考的姑兒？”鮑自安道：“三個。”那人道：“多少送考的男女？”鮑自安道：“男連車夫共二十三個，女除應考三個外，還有十一個。”那人道：“三個應考姑兒，怎麼就來了這些送考的男女？”鮑自安道：“長安乃建都盛京，外省人多有未至者；今乘考試，至親內戚一則送考，二則看景致，故多來幾個。”那人道：“不是怕你人多，祇是堂食米糧，恐人犯疑。三人應考，就打三人的口糧，豈有打三四十人的米糧，難於報名！”鮑自安道：“祇是有了下榻之所，米糧俺們自辦罷了。”那人道：“且將人口點進，再為商議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你們都進來，大叔要點名哩！”鮑金花在前，花碧蓮居中，胡賽花隨後。鮑自安指著道：“這三個親身應考的。”上號的二人一見三位應考的姑兒，皆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；三位之中，頭一位姑兒尤覺出色。上號人道：“這三位姑兒芳名亦要上號。”鮑自安道：“頭一個是小女包金花，第二個是化碧蓮，第三個胡賽花。”上號之人歡天喜地上了號簿，將眾人男女點進，揀了一處大大房屋，叫他們住下。

看官，你說那上號之人因何見了三位姑娘就歡天喜地？祇因張天佐兄弟二人，惟天佐生了一子，名喚三聘，定了武三思之女為妻，今歲已打算完娶，不料武三思之女暴病而亡。那武小姐生得極其俊俏，張三聘素曾見過，因此思想得病。張天佐自道：“我身居相位，豈不能代子尋一佳婦？”因啟奏武后：做賽花教場，考試天下女子進京；又建一所公會，凡應考者，上號入內歇住，要揀選與武三思之女一樣人品與兒子為妻。著了兩個心腹家人：一名張得，一名張興，專管上號。倘得其人，速來稟報，重重有賞。二人一見鮑金花生得身材人品與武小姐仿佛，故此大喜。將眾人點進之後，張得對張興道：“你在此照應，我進府通報，並請公子親自前來觀看。”笑嘻嘻的竟自去了。正是：欲獲嬋娟醫人病，誰料佳人喪兒身。畢竟不知張三聘果來點看鮑金花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